

SUNNY
心晴坊
女性时尚阅读

流
年
纪

她频频退让，
能否换来现世安稳？

他的温柔宠溺，
能否换来她倾心相许？

暖暖 心动

妩冰/作品

Wu Bing Works



治愈系女王妩冰
倾心演绎

倔强小公主与总裁骑士的
甜蜜对决！

纵使回忆温暖如斯，
却不及你送我的
一场暖暖心动。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暖暖 心动

妩冰/作品

Wu Bing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暖暖心动 / 妩冰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9-7246-6

I. ①暖… II. ①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5338号

书 名 暖暖心动

作 者 妩 冰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尉迟芸涵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红依 尉迟芸涵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246-6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楔子 / 002

第一章 / 006

想念，如果会有声音

第二章 / 017

却又突然，听到你的信息

第三章 / 030

是你让我逃向了黑洞

第四章 / 044

这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游戏

第五章 / 056

我知道，这样不好

第六章 / 068

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第七章 / 078

我只是失去了自己的形状

第八章 / 088

越难过，就越像是我还活着

第九章 / 100

即使开了窗也找不到光

第十章 / 111

怎么你的下首歌竟不会是我

目录

第十一章 / 122

看不清自己要找的方向

第十二章 / 134

曾答应带我向前走

第十三章 / 142

这一次我是路人看着你走

第十四章 / 151

永远不回头

第十五章 / 163

其实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小丑

第十六章 / 174

像陌生人只相遇一秒

第十七章 / 185

以后的日子会有多长

第十八章 / 197

连叹息都变得清澈

第十九章 / 210

连温柔都清晰如昨

第二十章 / 222

其实全是咎由自取

第二十一章 / 236

何必呢，那么认真

终结章 / 252

我来，因为你在

给我一个承诺，我哪里都不会去，就站在这里
等着你。

是谁说的，初恋会永垂不朽？

你是否过度沉迷于过去，而忘记眼前一直默默
付出的这个人？

你是否因为太爱，反而不敢让这个人留在你身
边？

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不敢获取。因为不想要痛
苦，宁愿只在一边卑微旁观。

其实，我们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暖暖 心动

妖冰/作品
Phantom Heart



楔子

三月底，北半球陆续都进入了春天。可是清北市却依旧很冷，天气预报说最近平均气温只有三度。

这个城市最近被美国某公信度极高的媒体评价为亚洲发展最快的城市，正式与香港、新加坡、首尔等大都市齐名。越建越神气的高楼像是要探入云间；道路上人车横行，若是诞生个富翁不稀奇，反倒是哪天交通不堵才能上个报纸；与科技发展一样快的是这个城市的俊男靓女之间的“爱情”：这里是世界有名的金钱与艳遇成灾的城市。

周一照例忙到死。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雅中集团秘书姜迦彤脑海里还一直纠结着隔天就要举行的招标会的各类数据。她一听到电话里的声音，立即就要挂掉。

“彤姐姐！你别挂电话！”电话那头叫起来，“就一分钟。”

姜迦彤又拿起话筒，心不在焉：“说。”

“让靳淮宁见一下我。”听到姜迦彤“嗤”的一声，电话那头又说，“你就告诉他，我快不行了。”

“我会转达。”

“你别忘……”

电话挂断了。

姜迦彤给秘书组其他人员安排完事情，转身便欲去顶层的总经理办公室。秘书组张晴扬看着如山般的文件忍不住叫苦：“都忙成这样了……姜组长你还真打算给上面汇报她的事？”

“忙你的就是。”姜迦彤按下电梯，“向靳先生汇报是我们的义务。”

“可她这样的电话都打来好几回了……”张晴扬不甘心，又补充道，“八次……”

看着姜迦彤瞥过来的冷厉眼神，她的声音不得已低下去：“好了，没八次，但七次总有了吧？要死就早点去死，干吗这么拖拖拉拉……”

肘弯被用钥匙尖顶了一下，张晴扬疼得皱眉。

“我是想提醒你，新换的摄像头不仅能录像，还能录音。”电梯门开了，姜迦彤直身迈进，“更何况人命关天。从靳先生办公室下来的时候，我要拿到明天要呈报给董事会的数据。”

雅中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位于整座写字楼的最上层，姜迦彤一路都在和人打招呼，还有人故作亲热地拉着她的手打探招标细节，姜迦彤只说这部分工作已转交其他秘书打理。毕竟后天就是雅中的招标会，这样大的项目，商人们想分一杯羹也属本能。

嘴上应酬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消去，靳淮宁的办公室就到了。

推开门，迎面灌来一阵冷风，吹得姜迦彤几乎站不住。靳淮宁就站在窗边，窗帘被大风吹起来，甩在他的身体或者旁边的墙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姜迦彤这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雪。他前额的发丝上沾着一大片雪花，看起来有些碍眼。

正要伸手，靳淮宁已转过身：“迦彤，什么事？”

手落到腿侧，姜迦彤语气恭谨地说：“施小姐来了电话。”

“又不行了是吗？”他冷声问，嘴角却扬起一个浅浅的弧度。靳淮宁拿起放在椅背上的黑色风衣。

姜迦彤提醒道：“靳先生，半个小时后有个日程，与工商局的周局见面。”

“拖。”

话音刚落，靳淮宁已套上风衣大步离去，姜迦彤紧随其后。

去往清北医院的路很拥堵，至少也要半个小时。但靳淮宁只要遇到红灯便掉头转向，一路畅通无阻。这可苦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姜迦彤，本来就晕车，几个大转弯已让她头昏脑涨。

她在医院门口弯腰干呕的时候，不觉又对那女人厌恶了几分。

靳淮宁走得很快。还未到病房，已有护士迎了上来：“靳先生，这边。”

循着手的方向，他看到了床上的人。原本她个子便小，此时更是整个人都陷在浅蓝色的被子里。远远看去，只能看到扣在她鼻子上的氧气罩。

“刚刚经过救治，血压算是稳住了，但基数还是很低。心率超速，每分钟在170下左右。另外，体内的白细胞指数也偏低。”

靳淮宁盯着她：“这次是因为什么？”

“病人吞了安眠药……先听我说，姜女士，”眼看着姜迦彤要说话，护士制止了她，“我知道她以前也吃过几次安眠药，但是你相信我，她这次吃得不是一般的多，幸好抢救及时。而且，她好像还饮用了至少二百毫升浓度为40%的亚硝酸，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



靳淮宁眉头紧皱，护士适时换了话题：“总之，她这次是够绝的。”

“已经是第七次了。”姜迦彤尽力让自己的语调不带任何情绪，“这次怎么样？”

“生命体征不稳定。我们之所以叫来靳先生，一方面是昏迷前病人曾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她各项指数都不好，只怕出现意外。”放在她鼻子上的氧气罩有些歪，护士稍加调整复又转头，“亚砷酸原本是治疗白血病与其他恶性肿瘤的专业药物，医生使用都会一再斟酌。我们也不知道病人如何能……”

护士不再说话，因为靳淮宁已经俯身去看她的脸，像是最精密的仪器，目光一寸寸在她脸上巡逻。四周很安静，只留下呼吸机的“哒哒”声。

但是这样的静谧很快就被打破了，雅尼的《夜莺》猝然响起。姜迦彤忙去看手机，不由得皱眉道：“靳先生，您……”

“嘀嘀嘀嘀——”这是报警器的警笛声。

“池小姐，恐怕靳先生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姜迦彤迅速挂断电话。

“陈护士，快去叫沈医生！”刚才还安静的场合立刻变成战场，“小刘呢！药还没拿回来？快快快！我要地塞米松！”

“还有肾上腺素，要最大剂量的！最大剂量的！两分钟内必须给我稳住病人的情况！”

病床上女人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像是被抛上了岸将死的鱼。传入耳朵的是刺耳的哮喘音，仿佛每喘一下就要被刀割一次。好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主治医生取下口罩，临走前严厉吩咐：“好好监护。再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神也没法救活她。”

小护士们连连称是。而靳淮宁却突然问：“刚才谁打来的电话？”

“池小姐。”看他这样的神色，姜迦彤忽然想去拍他的肩，事实上她也已经这样做了，“我说了，待会儿您会打给她。”

他“嗯”了一声，目光再次投向病床上的人。

经过刚才一阵折腾，她脸色不再是骇人的苍白，反而透出些红色。他伸手去触她的脸，从眉眼到鼻尖再到唇形，仿佛要记住一般细细描摹。姜迦彤悄步迈出病房，虽然她非常不喜欢她，但这样的時候，显然适合两个人独处……

但是她手刚刚触到了病房的门，耳边便响起一阵奇异的笑声。

回头一看，刚才还在抢救的人紧紧地挽住了靳淮宁的脖子：“靳淮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她嘿嘿地笑，因为氧气罩的关系没法紧贴着他，她便一把掀开罩子扔到一边，用自己的脸紧紧贴着他的脸，“其实他们吓你的，我安眠药并没吃多少，其他的都是维生素C。不过不是用水咽下去，而是两杯红酒……”

靳淮宁只是看着她，一动不动。

“不会真吓坏了吧？”她又用额头去蹭他的，来来回回好几次，“好啦好啦。

你看，我一点事也没有。”

“迦彤，”他嘴角终于划出一线浅弧，“照片拍好了没有？”

“靳先生，拍好了。”闻声，姜迦彤拿着手机走过去，“画质清楚，完全符合下期商刊关于您‘大爱无声’商人的定位。”

“很好。”

靳淮宁起身欲走，衬衣角却被人扯住：“靳淮宁，我错了。你别生气，”她呼吸还很紧促，眉眼间却盈着满满的笑意，“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真是开玩笑，你是施允，你怎么会错？对了，医疗费替你交好了，你可以在这再住一晚上。”

她声音糯糯软软的，仍在撒娇：“淮宁，你别……”只是话没能说完，手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是靳淮宁拔下了她手上的注射针头。

“这样一针要七百多块钱。省下一瓶，你没准儿还可以在这多住一个晚上。”鲜红的血顺着手腕流到被子上，他顿了顿，“你也知道，最近池筠不喜欢你。”

“靳淮宁！”

她在后面疯也似的大叫，而靳淮宁步伐坚实，直到到了门口时才稍稍停了一下：“不是想知道亚砷酸是怎么得到的吗？”他嗤的笑了一声，偏头看向护士，“容祎知道吗？她男友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清北京大学化学研究所第一硕士。”

“靳淮宁！”

门咔的一声关上了。



第一章

想念，如果会有声音

施允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和靳淮宁说起学车这事的。靳淮宁就回了两个字：“就你？”

真是奇怪了。她怎么就不行？施允指着她家巨大的落地窗：“你看大街上来来回回成千上万辆的车。我怎么不行？”

“对正常人来说是不难，”靳淮宁慢条斯理地掰着油条，这是他的习惯，必须像分尸一样地将长油条一段段掰完再填到嘴里，“但第一，你晕车，坐不到四十分钟的车就要吐得天昏地暗；第二，你还不识方向，只认左右，连东西南北都认不清楚；第三……”

每掰一段油条，靳淮宁就数落她一句。

还没完了——

施允一把将他手里的油条扯下来，三下五下乱揪几次后扔到他的豆浆里。豆浆溅到了靳淮宁刚换上的衬衫袖子上，沿着袖扣画下一圈圈的油印子。但靳淮宁是出奇的好脾气。他只皱了皱眉，便起身走向洗手间。

施允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人家都说了，晕车的人自己开车就不会晕。只要会开车，不认方向被逼得也就认了，再说现在还有GPS定位呢，肯定……”

“怎么那么多话？不怕难就学，”靳淮宁洗了手，找了件新衬衣换上，“驾校你自己挑还是我帮你选？”

“公司在等你操心，池筠在盼你临幸。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你。”施允嘿嘿地笑，“不如我毕业论文做你的专题吧——好人靳淮宁。”

“《财经》写我要付八万，《商时代》要付九万三。你呢？你能给多少？”

“我们这关系谈什么钱啊，”施允笑嘻嘻地要缠上他胳膊，“奴家要不以身相许吧，委屈靳先生收下……”

“离我远点，脏！”她话还没说完就被推回来了，靳淮宁一脸嫌弃地看着她说，“一手油。”

愿望达成，施允欢天喜地去洗手，水流哗哗作响，靳淮宁的声音隐约可辨：“为什么想起学车？”

“业余时间做代驾，赚钱养家。我是有自强意识的，”施允关上龙头，从洗手间探出半个脑袋，“总不能一辈子都靠你养活吧，是不是？”

靳淮宁盯着她，嘴角扯了扯：“果真理想远大。”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但我觉得开出租车更合适，”靳淮宁又说，“做代驾只能赚个零花钱，你开个出租车，没准儿连我都能养活了。”

话还没说完，靳淮宁眼前就飘来个黑影，施允照着他腿就来了一脚：“滚！”

靳淮宁想反击，但情急之下连累了椅子。只听哗的一下，整杯豆浆都浇在了裤子上。

他起身狠狠瞪着施允。而施允站在一旁，拽着耳朵伸出舌头，不住地说“啦啦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类的话，无赖泼皮。靳淮宁叹了口气，狠戳她的额头，转身又认命地再去换裤子。

上第二节经济学课的时候，施允手机就响了，显示账户里多了八千块钱。与此同时，邮箱也多了封邮件。

理工男的优点再次发挥到淋漓尽致，仅用一上午的时间靳淮宁便整合了个调查报告，按照优劣评价排了十多个驾校，后面缀以教练姓名及联系方式。靳淮宁说，正阳驾校最好。他已经给教练打好了招呼，随时可以去学。普通学员四千就可报名，他要给施允报这八千的，是一对一教学。

理由是她脑子笨，教她相当于教两个常人。

刚被感动的心情立即就没了，施允和他讲了一通理，然后删除邮件，从网上随便找了个刚办校五个月的驾校，打了电话交钱。

一切搞定。

施允是这康泰驾校的第十六名学生。她家偏南，这个驾校却在最北边的“荒山野岭”，施允来这要倒三趟公交车再坐一段三轮儿车，因此她早晨五点就得从家里出门。当初报名时驾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条件优越谁都能学会。但很显然，靳淮宁这乌鸦嘴说的更靠谱——因为教练也说了，教她一个相当于教别人三个。

学车仅有两月，车库附近原本茂密的冬青树丛已然被压为平地。起初的半个月，施允每次练习掌握方向盘都会撞进去几次。教练说下次她若上车他得先预备下速效救心丸，要不然这样一惊一乍的早晚性命不保。

施允更是感觉抱歉，但她好像天生就不协调，经常离合当刹车，刹车当油门。这样大的校区，学车的人不说上百也得有三四十，但是满校园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剩下他们这组的尖叫声。



这次又是离合刹车踩成油门的情况，施允开车冲着那简陋的公共厕所就去了。教练在旁边连打再拍：“刹车啊刹车！学俩月了，你不知道哪里刹车？”

施允手足无措，赶紧低头去找……

眼看着人车就要在粪坑来个聚会，所幸教练手疾眼快，在距离厕所墙还有一指的距离处控制住了发疯般的车子：“你要死啊！想死自己去路上找车撞去，”他唾沫横飞，毫不留情地喷在她脸上，“别带着我一起送命！”

施允在一旁战战兢兢，恰好此时她的手机响了。

她从来没这样感谢过靳淮南，这电话打得真是时候。

四周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施允捂着话筒：“喂……是啊，教练说我学得很快……我是谁啊，我能学不会……”

“我问你晚上是住校还是回家！”靳淮南难得地大吼，“你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他脾气一向很好，这样大动静真是很少见。施允跑了小半圈，赶紧寻了个地方蹲下来。天气很冷，刚才手差点被教练打残了，风这么一吹，简直是如刀划过一般。她把手夹在两腿中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话筒瓮声瓮气地说：“晚上不回去了，晚自习老师要画期末重点。”

靳淮南“嗯”了一声，“那明天给你送点衣服，听说又要降温，我要出差。”

“哦，”施允吸溜了下鼻子，“不用送了，我冻不死。”

“很快，只是去香港。”

“哦。香港暖和，你多待几天吧。”

“大概待五天。还是以前那样，”他说，“我和他们说好了，你明天回家自然会有人给你送饭菜过去。”

“哥哥，就算不吃饭单这几天我也死不了。”施允拉长声音，爷们气十足地吸了吸鼻子，“没事，你爱待几天就待几天，过你的潇洒日子去吧。”

“你……”

“靳淮南，你怎么这么唐僧，”施允突然笑起来，“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那边突然安静下来，施允以为断了讯号：“靳淮南？靳淮南？”

应该是断了，不一会儿听筒便传来嘀嘀嘀的声音。驾校太偏，信号不好也是常事。施允起身，边走边给靳淮南发短信。马上就要编辑完毕，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她的手机被撞到地上，电池和机身分了家。

“对不起。”撞她的人忙俯身捡起手机，三下两下便将电池安好，“快看看有没有坏。”

虽说这年头买个新手机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靳淮南早就说过她有恋旧癖，如果旧的不坏，便一直用着。施允赶紧开机，拨打通讯公司客服电话，好在说得清也听得见，一切都没有问题。

“没关系，”她长舒了口气，方才抬起头浅笑，“没什……”唇弧只划出一半，她便怔住了，“容……你是容……”

“容玮！”

突然出现的女声给了她一个确定的答案。从他身后走来一名高挑的女生，身着红色格子大衣脚蹬浅色半靴，一把挎上他的胳膊：“我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就这么走了？

施允突然跑过去，一把抓住男生的胳膊：“等等！”

“有事？”

问话的是女生，并且毫不客气地打下她的手，同时还夺走了她的手机：“诺基亚5200啊，老机子了，估计现在商场都没货了。容玮，这款机子也就四五百。”她从钱包里抽出七张人民币递过来，“喏，给你七百，挺赚的吧你？”

施允直直地盯向男生：“你看，我是谁？”

后者显然没料到她会这样问话，一时迷茫：“不好意思。您……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施允脑海里立即闪现出自己六年前的模样，她索性把他整个人都给转过来，再抄起厚厚的刘海，光亮的额头便露了出来：“这样呢？记起我没有？”

他摇头，不动声色地掰开她抓着他的手，整个人向后撤了一步。

远处传来教练催促的大叫，施允咬了咬唇，冲着他胸口砸了一下：“靳淮宁你这个浑蛋，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了？”

反感的目光终于变成了围观精神病一样的厌恶。那女生将钱往她口袋一塞，拽着容玮就走：“你认错人了。”

“装熟人也不是头一次遇到的事。你傻啊，怎么还由着她打你啊……”

回到学校，施允原本想向舍友杨佳辰痛诉一下这次的遭遇，可刚走进楼道便被哀号声吓得呆住。杨佳辰这个女人，仅凭自己就完全可以主演一部芒果台十点档的大片。观众也不负众望贡献收视率，纷纷在宿舍门口指手画脚。施允站住，扯着嗓子喊了声：“查电器的来了！”

也就五秒钟，一个人都没了。

她推开门，里面的人果真在第一万次地嚷嚷着要分手，不过施允可以确定，这次还是分不成。

但是分手闹剧殃及池鱼。

杨佳辰气到极处猛摔手机，手机解体的同时，SIM卡正好崩到施允脸上。

施允痛及，忍不住捂着鼻子哼出了声。

其实在施允看来，杨佳辰这对也够奇特的。她和男友贾南哲是高中同学，如今他是步行街某运动品牌服装店的店主。而作为B市的高考榜眼，杨佳辰原本可以去北大清华，可为了伟大的爱情，她硬是一腔热情地“屈尊”到了这个学校。平常人要是有这样的儿媳妇估计会紧攥着怕跑掉，但贾家奇特，觉得还在上学的是赔钱货，不能快速赚钱养家。

杨佳辰在上铺动静不断，时而号叫时而低吟，总之主旨就是“爱情之路艰



难”“为何她如此辛苦”等等。就这样号了半个小时，杨佳辰终于坐不住了，她从铺上探出半个脑袋说：“喂，你怎么不劝我？”

说完这话她就后悔了。下铺的那个人显然也不太好。施允如石膏雕像般屈膝靠在墙上，一动不动。

杨佳辰赶紧溜下来，兴奋的表情和关切的语调完全和刚才处于两个极端：“不会吧？难道你哥家破产了？”

靳淮宁的雅中集团目前如日中天，想要破产恐怕还需时日。施允抿了抿唇：“我今天遇到容玮了。”

“容玮，谁啊？”杨佳辰目光掠过一丝迷茫，但也就两秒便像是踩了地雷一般，“不会吧？还真有这么个人啊？”

施允点头，她知道杨佳辰一直在怀疑容玮的真实性，以为容玮是她言情小说看多了臆想出来的产物。

“多年不见相见甚欢啊，”杨佳辰扯得她胳膊都疼，“你说，你俩是不是重修旧好，立即干柴烈火了？”

“干柴烈火你个头。”施允将头埋进被子里，语调非常悲伤，“他不认识我了。”

接下来，在杨佳辰的逼迫下，施允伤感地将整个事情陈述了一遍。

其间，杨佳辰一个劲儿地说：“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我连初吻对象脖子上的黑痣上有几根毛都记得。第一次都是刻骨铭心的，他怎么会忘记？”

施允半死不活横尸在床，心如死灰。

“你怎么做的？”

“我能怎么做？借坡下驴，编了个熟人的名字，就说我认错人了。我总不能抱着他将高中的事儿都回忆一遍吧。”

显然杨佳辰也认为此法甚为妥当，稍后她又猛拍大腿：“他那时是不是和女的在一块儿？”

施允病怏怏地点头。

“这就对了！他是装的，肯定是装的！你想，这边是女朋友，那边是初恋情人，但凡有脑子的能抛弃女朋友一头扎入初恋情人的怀抱吗？”

施允怔了怔，对啊，此逻辑在理，她顿时觉得体内灌入一股真气，也猛地一拍大腿：“我就觉得他不可能忘了我！”

“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杨佳辰就见不得她好，“可人家有女朋友了。”

“是啊，他有女朋友了，”施允接着要躺回去，“他有女朋友了。”

可她头还没沾到枕头便被杨佳辰拖了起来：“瞧你这点出息！有女朋友又没结婚！你是谁？你是初恋！没听说吗，防火防盗防初恋。初恋可是连有孩子的男人都能勾搭过来的败类。何况那女的也许还不是女朋友。”

多年在情场与各类小三二奶打拼过的女人就是有着过人胆识与智慧，施允起身双手抱住杨佳辰，感动得涕泪横流：“你分析得太对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别太高兴，你只是遇到他了，又没个联系方式。”杨佳辰幸灾乐祸地说，“以后再能不能遇到都是两话。”

“你到底是在安慰我还是在打击我？”施允冲上去拧她的脸，不过转念一想后又笑了，“没事，我只要知道他没有女朋友就心里舒服了。”

如果身边不是她，那她只想诅咒他孤独终老。

果然劝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细语安慰，是你要与她的悲惨程度做以比较。你的悲惨程度越高，对方被治愈得越快。

刚才还撕心裂肺的杨佳辰同学此时已恢复了平静，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摊子还一团乱麻，只顾着唾沫横飞，碎碎叨叨地给施允分析。

好在这时学生会学姐发出了召唤，要不然就以杨佳辰大学生优秀二辩的潜质，安抚至少会持续到下午。

施允目送着她走后立即打开了柜子掏了半天，将那个掉了漆的曲奇盒子拿了出来。

里面有她的笔记本。当然，还有她至死也难忘的那封信。

确切地说，是封情书。

六年时间，施允已经将情书翻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所以信纸上的折痕那样深，仿佛再看一次就会断开了。这里面的任何一段她都可以倒背如流，包括标点。

落款的字体更是深刻地烙印在记忆中——容祎。

施允小心翼翼地捧着信，又看了一遍。直到电话铃响起，是靳淮宁。

“到楼下。”

听了这仨字，施允像是上了发条一样，披上外套就往外跑。

到了楼下瞅了一圈也没看到姜迦彤。手机又响了，靳淮宁说：“看后面。”

施允吓了一跳，果真看见他站在不远处的梧桐树下。

“你怎么亲自来了？”她跑过去，紧张地环顾四周，“姜迦彤呢？”

“你的新手机。”靳淮宁将一款手机塞到她手里，“手机不是坏了吗？”

“谁说坏了的？只是接触不太好，修修还能用的。”施允把手机又塞回去，“我不喜欢智能手机。”

“低调很好，但是低调过度的话就很有问题了。”靳淮宁顿了顿，“你知不知道有个词叫作欲盖弥彰？”

施允不说话了。靳淮宁总有靳淮宁的道理。

“好了好了，手机我会用。”她又像做贼一样地环顾四周，“你神经了是不是？就这么跑到我们学校来，姜迦彤呢？”

他还是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眼睛往她身上一瞄：“很好，我就觉得你最近胖了，所以买了大一号的衣服。”他钻进车里一样一样地拿出袋子，“还是你以前喜欢的牌子。”看着她又要唧唧歪歪，靳淮宁做了个手势，“你放心，遵照您的指示，衣服的标牌已经剪掉了，服装的袋子也换了。”

他这样说施允倒有些不好意思：“我又没那么说……就是……”



靳淮宁又回头从副驾驶座上掏出些袋子：“池筠给你买了些零食，说都是你爱吃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吃这些也饿不死。”

“好好好，我知道了。”施允环顾左右，看已经有人看过来，就急着将他往车里推，“你快走。”

“我是蛇蝎还是猛兽，就这么见不得人？”

“哥哥，姜迦彤不在还有池筠啊，你不会让池筠来？”

“如果池筠来，”嘴角浅浅地勾起，靳淮宁戏谑道，“你们这学校就不用开课了。”

也是，池筠是新晋嫩模，伴随着一部名为《暗恋》电影的热播，她的名声已经远扬韩日。如今她可是男人们心中女神一样的人物，刚刚荣登男性最想与之度假的女星榜单第一名。

“那你也不用亲自来啊，雅中还那么多人呢……”施允小声说，“你也不怕你这么一过来，别人说我被人包养了……”

“你是怕被人说这个？”靳淮宁抱着肩，微眯着眼睛看着她，“你就是被我养着的啊，这也不算是彻底的谎话。”

“什么叫被你养着？你还住在我家的房子里呢！我没问你要房租就不错了，房租抵生活费！”她瞪他，“再说，我妈给你留下的钱别说养我了，再养俩孩子也够了吧？”

“够，很够。”靳淮宁转身，拍拍身后的车，“不过你见过哪个包养学生的人会开这样的车？”

施允这才发现他今天开的竟是一辆破旧的桑塔纳，也不知道是多久没洗了，轻轻一拍便冒出一溜烟。而且左边大灯还是瞎掉的。

“他们开我的车保养去了。”

他的声音明显带着笑意，刚才表情还阴云密布的男人此刻心情大好。施允偏着脑袋与他对视三秒，终于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你说你要出差几天？五天？下周便是香港电影节。”她贼兮兮地靠过去，小声道，“是和池筠一起去吧？”

靳淮宁皱眉。

“靳淮宁你不用说，我懂的，我全都明白！你们不是去度假，是工作。你谈你的项目，池筠去走电影节的秀，你们只是偶然凑到了一起，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施允一通噼里啪啦，见他皱眉，用力拍上他的肩头，“不过池筠前几天就和我说最近很累，你要小心照顾人家哦。”

靳淮宁厉色道：“施允！”

“哎哟，我好怕怕。”恰好此时楼上有人叫她，不用抬头施允便知是谁在鬼叫。她向靳淮宁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跑。

回到宿舍，门刚被推开一条小缝，施允整个人就被抓了进去。

“老实交代，楼下姓甚名谁？你行啊，先是遇到老情人，现在又见一新鲜的，